

18.01
84
甯鄉文獻粹

第二輯

宁乡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宁乡县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九月

前 言

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份。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一工作已在全国开创了新的局面。我会文史工作开始于去年元月。虽然起步较晚，但由于县委重视，各方支援，也初步取得了成效。从改进工作的愿望出发，大胆尝试，当年刊出了第一辑资料。今年又在这基础上，出版第二辑：一以纪念谢老党裁百岁诞辰，一以迎接国庆三十五周年。

宁乡自古为文人荟萃之地。近百年以来，受着革命风暴的席卷，陶铸无数英雄人物。早期追随孙中山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有周震麟、胡良翰、何梓林、朱剑凡等知名人士。继之而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更是英才辈出，盛极一时。刘少奇、何叔衡、姜梦周、谢觉哉、王凌波、甘泗洪、欧阳钦等则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而同一历史时期的一些其他人物如洪兆麟、叶开鑫、鲁涤平等的所作所为是构成历史的一部份。所有这些历史人的事迹，业已人亡史失，无法弥补。至于一些知情者，大都年事已高。因此，趁他们健在之时，把一些重要史实，予以抢救，毋使湮没，实属刻不容缓之事。此外，有关宁乡地理、沿革、名胜、文物、农事、工商、教育、科技、艺术、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历史资料，极为丰富，也急待广为征集。

基于上述要求，渴望掌握这些史实的政协委员和各界爱

国人士，都来关心这一工作。或自己执笔，或提供线索，或动员亲友写稿，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群策群力，以实现周总理对文史工作的遗愿。

《宁乡文史资料》第二辑的出版，是我县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份，也是我会文史工作又一新的成就。在此，我谨代表政协宁乡县委员会向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和为本刊积极写稿的作者致以衷心的敬意。并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给本刊批评指正。

• 杨定国 •

目 录

前言	杨定国 (1)
父亲的身教与言教	谢子谷 (1)
忆故诗文情慷慨	姜国仁 (11)
谢觉哉和贺耀组生前的三次重要交往	易凤葵 (19)
谢老查案一例	肖重周 (31)
怀念谢老	姜凤文 (37)
谢老与宁师	吴尚勇 (43)
回忆谢老的一次家庭会	吴岂凡 (45)
忆凌波	姜国仁 (50)
再忆凌波	姜国仁 (57)
回忆甘泗淇兄	姜凤文 (59)
周震鳞传略	周德民 (64)
黄 钺传略	黄祖同 (73)
何梓林烈士	王兴刚 (85)
我省著名教育家诗人周世钊	周德民 (97)
忆宋品三	唐葆初 (103)
回忆农村工作团	……张旭临、刘美夫、张社球、戴至诚、刘梦林 (109)
煤炭坝煤矿发展史	矿志编写组 (118)
宁乡医药卫生简史	周石禅 (125)
宁乡宗教史料	陶述生 (131)

宁乡都团制度和保甲制度·····	孙凤歧	(141)
宁乡民船业的沿革情况·····	孙凤歧	(143)
宁乡南门桥·····	周德民	(146)
“四爵”有多大岁数·····	编 者	(149)
你知道吗——宁乡哪些人是黄埔军校学员·····		
·····	编 者	(150)
订正两则·····	编 者	(151)

父亲的身教与言教

谢 子 谷

韶光易逝，父亲逝世屈指已经十三个年头了！但父亲生前对我们兄弟、姐妹的身教、言教，记忆犹新。

我父亲是宁乡“四髯”之一的谢觉哉老先生。他老出身于清代晚期的封建地主家庭。自幼聪明，记忆超越常人。

1905年，年方19，以府首（全省第一名）考取秀才。按照他老的才智和我家当时的社会地位，起码可以当一名缙绅，扬名显亲于一乡；或者挤入旧官场，飞黄腾达，亦未尝没有可能。但他没有走这一条道路。当时，他老鉴于国事日非，民族危亡，迫于眉睫，便毅然放弃仕途，奔向革命。从此，叛逆秀才，背离孔孟，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探索救国救民之道。辛亥革命后，他老深感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仍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便潜心钻研革命失败的道理，希望能找到一条更新社会的制度、拯民出水火的捷径。因此，于1913年，放弃优裕的家庭生活，去云山学校教书。在这里，父亲与革命的先驱者何叔衡、姜梦周、王凌波等同志共研国事，寻找革命的真理。及至马列主义传播到我国后，找到了革命的真理，便与一班老同志一同欣然走上革命的途径。

父亲在从事革命事业的同时，从不放松对我们兄弟姊妹的教育。他老教育我们的方法不只在口头上讲理论，而且能

在行动上给我们示范。即使在身历艰险或事务纷繁的时候，也是如此。记得在1919年的时候，我大姐琼英、大哥廉伯都刚从高小毕业，回到家里。父亲便教导我们说：“家里的封建财产是靠不住的了，大家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要自食其力”。便分配大姐去学缝纫，大哥在家里学种田。鉴于我年纪小一点，身体也弱一些，便决定我中学毕业后去当小学教师。根据我家当时的经济条件和我大姐、大哥的学业成绩，升学是完全可能的。父亲为了教育我们在重视工农方面作出榜样，便毅然这样决定了。

大革命前，父亲每回到家里的时候，总是谆谆教导我们要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而他老自己呢？则从不以秀才、教师的身份出现在劳动人民的面前。我家有个老女工，名叫何三婆婆（四川人），是我祖母病时的侍候者，在我家工作多年。祖母死后，她还留在我家，父亲把她做姊妹看待。她双目失明，父亲非常关心她，老人死后，父亲在悼念她的诗句中有：“深惭报达只分毫”的感叹！他老一生平易近人，和住在我家附近茶亭子（专门为过客烧茶的地方）的谭藻华（他吃长斋，大家叫他“谭五斋公”）及农民周奇才、谭炳蔚、肖晓春等都成了好朋友。尤其是谭藻华老人，与我父亲往来更密切。后来，我父亲在回忆他的时候，曾写下“几回茶室谆谆语，要我将来莫做官”的诗句。一个斋公能对他老这样直道，也就可以想见他们感情的融洽了。父亲的这些行动，给我们作出了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对待劳动穷苦人民的示范。

1927年后，父亲由于奔走革命，远离家乡，由中央苏区经过长征到达陕北。这一时期，一则关山远隔，再则国统区白色恐怖严重，我自己为了避免敌人的追捕，也时刻在

东躲西躲。因此，我与父亲的联系便很少了。在那艰险的岁月里，他老虽然偶或由地下人员寄来口信，也从不谈及个人的安危与生活的艰苦，只是谆谆教育我们好好劳动，好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积极参加革命工作。

1949年全国解放后，父亲从到内务部工作时起，对我们兄弟姊妹的教育，更加周详了，要求也更加严格了。这时，父亲虽是年近古稀的人了，内务部的工作又是那么繁忙，可他老对我们的教育，却从没放松过。遇到重要问题，总是亲笔写信，作出详细、具体的指导。记得1949年秋，给我的第一封信是不要我到北京去看他。信中说：你现在全心全意做你的工作，（当时我在宁乡教书）不要来京。我还是老样，来看也这样，不来看也这样。他还担心我们以功臣的后代自居，产生骄傲情绪，又给我和大哥廉伯亲自写了两封很长的信。第一封是写给我的，其中谈到：——背的时候，人家对你的白眼，值不得记忆。革命是使全体人民翻身，不是哪几个人翻身的事。有些人不明了说了或做了对不起人的话或事，只要他本人不是反革命，也就算了。人的度量要大，眼光要远，切不要骄傲。不要使人有“现在是你们得势”之感——。第二封信是写给我和大哥廉伯的。内容主要是教育我们怎样指导孩子就业。其中谈到：——小孩子太本忘了的，那就学种田或学做工的好。聪明跳皮些的，可以把几个入学。现在，革命大体成功，需要大批建设人才，各地都在开办大学。家中孩子谁宜于学什么，可以要他去学，但须先告诉我。不过家里总要有入作田和做工。将来租是难收了，家中没人劳动，外边又寻不回钱，你们又都老了，不免有困难。

革命打走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但是，国家给他们弄得

很穷了。我们在此做事的（若用过去眼光看是大官）只有饭吃。听说湖南农村也很穷。别的地方比湖南穷几倍。估计大仗打过后，不会再有自己家里打仗的事。咬紧牙关，再搞几年，元气就会恢复。1949年寒假期间，为了看望一别二十多年的父亲，并接受他老当面的教育，我与大哥廉伯一同去北京住了几天。在这段时间里，他老与我们兄弟谈话的内容，除询问别后家乡人民的疾苦情况外，就是教育我们兄弟好好为人民服务，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改造思想。凡事要服从当地政府的领导。此外，还教育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为人民大众的利益着想。对我们应做的事都作出了具体的指导。连我们对小孩的命名都注意到了。我的两个小男孩是孪生兄弟，一个取名胜我，一个取名利他。父亲笑着对我说：“利他”可以，“胜我”还有点问题。（大概是没有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对孩子提出要求。子谷注）当时宁乡还没有土改。他老在教育我们怎样对待土改，讲得也很周到。主要是要求我们彻底把封建财产还给劳动人民，彻底改造自己的人生观，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次，我还记得这次在京的时候，袁任远同志对我说过：你如愿意在北京工作，可以安插在内务部，反正这里还要人。后来，父亲知道了，便对我说：我不是做官，是在为人民做事。我坚决反对旧社会那种“一人得道，鸡犬皆仙”的搞法。你还是回去教你的书，绝不能以我的关系留京工作。你今后在工作中也要注意这一点。当任何领导，都不能任用私人。这对我后来在处理人事方面，是一番深刻、现实的教育。我担任宁乡六中校长期间，就没有任用过亲属。

土改时，父亲怕我们家里的人在实践中一时转不过弯子来，在思想上背包袱，在行动上不主动，便一再写信教育我

们。1950年春，在给我和大哥的信中说道：快土改了，你们身上会丢掉一个很大的烂包袱。从这个包袱带来的狭隘、偏私、锱铢必算、你争我夺的思想，不能不在你们兄弟间、关淑姊妹间以及一些老年人的脑子里打个粉碎。打成碎片了就得扫出。希望你们这次能扫个干净。从今以后，抬起头来，从新做新社会的人。担心廉伯的思想搞通要难一点，因一堆烂东西、还没有完全触动，（大哥是富农成分。子谷注）关淑记得是一个较能干的人，如果她的思想弄通了，以愉快的心情来撑持那个家庭，是能够弄好的。我讲的家是包括你，祖母、伯母、满姊及其他一大堆老弱残废。困难是有的，也是应该有的。由靠剥削生活到靠劳动生活哪能没有困难？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由自己劳动来克服困难的过程，实际上是愉快的。问题在于要先弄清楚。接着土改完成，父亲从家里人的来信中，了解到土改后家里人的实际情况，认为有些做法不合他老的要求，便又写信给大哥和我及大姊琼英、满妹冰茹，内人关淑作出详细的指导。信中谈道：我乡土改，闻已完成。从去年到今年你们的来信中，你们从未提到如何生产，只是叫苦说困难，要我帮助。关淑跑到友仁（我当校长的学校·子谷注），不回家设法生产；琼英的女儿和媳妇也不在家生产；一些孩子不管聪明与否，读书没读书，全想出去依靠人，要正行（指我满弟谢放·子谷注）带去，原因是仍想过不劳而获的生活。看了你们的来信，虽然了解你们的情况，但看不到你们有志气、有计划地创造自己的前途，就要生气。早年我觉得穿绿长褂子不是出路，曾费了很多神，叫廉伯在家作田。当时廉伯是不愿意的。记得大革命时期，他参加农会后，来信对我说，已下定决心当农民了。但大革命失败至今，他虽然劳动了几十年，劳动观点尚不浓厚。证据就是不

能把做农业的孩子留在家。早年我还费力要琼英、淑英学会缝纫，都学好了。除琼英残废不能做外，淑英竟也不动针线，从不劳动，因此竟成了神经病人。父亲的“只有人民，没有个人”、“只有国家、没有家庭的眷恋”的教育，在我思想上确实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父亲由于是教员出身，一贯重视教育。因为我是搞教育工作的，在这方面对我的教导也是很周详的。他老特别注意艰苦建校，重视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也很关心提高贫苦农民子弟的文化。1950年，我接掌友仁中学。当时，该校是一所私立中学，经费相当困难，甚至靠师生共同劳动，解决衣、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要求当时的益阳地委补助我校一点经费。我曾把这一想法写信告诉我父亲，并请他老向益阳地委介绍一下实际情况。结果，得到的回答是：你有意把学校搞好，不在困难面前屈服是对的。但要我打电话给郭专员要他照顾就不对。公事公办，中央土改法规定，凡靠土地收入办的公私学校，人民政府要替它们筹办经费，但不能哪处多，哪处少。如说有情面，教育就会办不好。在如何照顾劳动人民子弟入学的问题上，父亲也作了具体的指导。1952年，他老在给我的信中说：中学助学金不多，应该发给贫苦的工农子弟。地主子弟他们目前的需要是从劳动中改造他们的阶级意识，达到作为新人，改变其成份，而不是急于认得几个字，失学对于他们并不是坏事。你们兄弟姊妹在这一问题上，还很模糊。年青的儿女，一个也不留在家里劳动，总是满天飞，碰了钉子，也不回头。放儿对此，也不明了，现在应该猛醒了。你的儿子，应下决心，把个把两个学种田。身体不好，通过劳动就会好的。望你继续努力，一切向前看，向进步看。并望你校同事都这样做。1956

年，我去北京的时候，他老当面指示我的办学方针说：友仁中学是一般中学，也是老粮仓地方依中学，几百个学生的绝大部份毕业后要参加农业生产。那末，就应教给他们以湖南及宁乡的地理、物产、耕田、作土、养猪、养鱼和蓄林的知识。使学校与农村联合起来，使学生毕业后，从事农业生产，不感到生疏。1957年他老回宁乡视察的时候对我说，我要亲自到你办的友仁中学去看看，看你把学校办得怎样。当时因老粮仓僻处山村，他老的警卫人员还怕安全有问题，请他老暂时不去。他老对我说：怕什么，我也是教员出身，你们学校教书的也是教员，他杀了我干什么？后来因时间问题，才没去友仁。但他老还是要我把全校师生带到云山。他老对全体师生在学习和生产方面，作了精辟的指示。那时，我深深感到，只要是做与人民有益的事情，我父亲对个人的安危是从不顾及的。因此，无形中给了我不畏艰险的现实教育。

父亲一贯重视农业和体力劳动。常对我们说：可惜我年纪老了，不能亲自参加体力劳动。平时总是一再教育我们要把几个子弟参加农业生产。1968年，我的小孩利他高中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他老听到这一消息，感到非常高兴。在给我的信中说：利他回家务农很好。我写信给他称之为“贤”。因为我家后辈，只有他一个听话。不知你们为什么不赞成？这不是爱护后辈的方法！那时候，搞农业是要艰苦一点。从这里说明我父亲教育我们的是：作为一个革命者，越是艰苦的工作，就越要带头参加。

其他，在坚持实事求是、讲究节约、爱护森林几个方面，父亲对我的教育也是很深刻的。父亲不讲究穿吃，经常穿着布衣布鞋。后来当了高级干部，也是如此朴素。他老

“插菜汤清汤”的诗句是著于左的。记得1959年正月，他老再次回宁乡视察的时候，当时的县、乡政府为了迎接他老的归来，搞了点设备和招待，他老不但以功高年老、应该受到欢迎的态度出现，倒是非常不满意。1960年在给我和大哥康伯的信中说道：去年正月，我到宁乡看了许多好东西，是值得称赞的。但有的看不顺眼。为什么只在南香冲站了两个钟头就跑了？因为迫得我不能不跑。连夜由谭家湾修了一条到我屋门口的汽车路，这是为什么；而堆子山的木桥没有了不修，（听说细屋咀的木桥也没有了）却赶修了一条走汽车的桥——涨水就要被冲去。屋子里站几个穿白衣的招待员，不知道是在哪里学来的。院子里人站得不少，但没一个是左邻右舍的。幼儿园的几个幼儿，从西湖冲赶来，那几个幼儿是长得好的，但来不及看了，只好走。到流沙河主要是去看鱼，因为有人吹得厉害。后来我对张县长说：“乘舟归去看蔬鱼”，要看的不是这样的鱼，这是摆样的鱼，应付参观者的。在县里吃过饭，跑到老粮仓不过两小时，你们要我吃饭，我不肯吃。关淑说，都是儿子，为什么不吃？我当时没回答。心想：如果在你的家里，关淑做几样小菜——煎豆腐、插菜汤之类招待我们几个人，我一定高兴吃。可惜不是这样！在六中吃饭有四桌人，我问为何有这么多人，说都是随我来的。到流沙河公社又是设了丰盛的饭菜。听说五里堆公社也为我准备了饭。好象谢胡子是个冒底洞，可以吃过不停。到宁乡县你们又都来了，又是几桌。在这情况下，我实在站不住，只好急走。我是四十多岁才离开了乡村，乡里的印象留得很深。现已年老事少，到故乡住几天，随便看看谈谈，于人于己，可能有点益处。但必须给我自由，不要这么多人围了我。允许我自己到食堂买

菜好了。我不能同劳动，但同吃、同住总可以。这回我不怪县、社的人，也不怪你们，只怪我事先没有严格地说清楚。从父亲的这些言行里，我深刻体会到：他老以不屈功骄傲、实事求是、讲究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实际行动教育了我们。至于爱护森林，好栽树，这是我父亲一贯的作风。他老不但自己这样做，还经常教育我们也这样做。大革命前，他老无论是住在家里或在云山教书，每年总要在荒地或屋旁、路边栽种一些树木或花草，美化环境。对已蓄好的森林，总是不许家里人乱砍滥伐。1962年，我内人和侄子在屋后山里砍了几株古树作零用，受到了公社的责难。消息传到北京，我父亲听了感到非常气愤。除责令他们砍一株要栽一百株作补偿并向公社、大队作检讨外，还写信给家里进行了严肃的教育。在给金国的信中说：你婶婶和文义砍伐树木是很大的错误。公社对你们的处罚完全是正确的。不久前，我在回复沙田大队的信中说，要你们在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上作深刻检讨，而且不只一次，要直到大家不要你们检讨了为止。其次，你们还应向前人作检讨。想想水德塘、乐家仑、肖家湾直到南香冲过去的树林，你们的前辈是如何爱护树林的。而你们却在破坏树林。你们还要向后人作检讨。‘前人栽树，后人遮荫’，你们的儿子、孙子连遮荫的地方都没有了，他们会埋怨你们做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的。我年纪老了，身体衰了，也打算不再回家了。你们也不要来，除非你们变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变成了护林、育林的先进分子。到那时，你们再来也就无愧了。父亲的这种爱护森林、爱好栽树的作风，对我养成爱好花木、爱好栽树的习惯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的。

父亲生前对我们兄弟姊妹的教育，可说是竭尽心思，做

到了无微不至。在身教方面，他老以身许国，不顾个人安危，凡事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作风，给我们后辈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在言教方面周详具体，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遇事以革命的真理指明我们应走的途径。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怎样教育儿女作出了榜样。

父亲生前对我们进行教育的一言一行，今日思之，在我兄弟及我们的后代的持身行事上，影响是很大的。以是我们一家，所有在各条战线上工作的成员，都能持身谨慎，勤勤恳恳地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即使在艰险动荡的岁月里，也经得起党的考验，幸无陨越，足以告慰我父在天之灵！

今天正是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的时候，也是我父亲百岁冥诞之期。考虑到父亲生前教育我们的言行，对教育当前青年一代，不无裨益，因就记忆所及，结合当前实际，录其主要者供教育儿女者参考，并以此自励。

编者按：谷老此文既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也是广大家长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教育子女的好题材。因此，尽管其中部分内容已在其他书刊上发表过，我们考虑到在当前仍有着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故予以全文刊登。

忆故诗文情慷慨

姜 国 仁

我在五四运动以前，就认识了谢老（觉哉）。他和何叔衡、姜梦周、王凌波等同志是同乡、同学，最相友善。一道在宁乡和长沙从事过教育和革命工作。当时，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很敬佩他们的品德和学问，常到他们工作的地方和寓所求教。他们蔼然可亲，待人最是诚恳，把我当学生和朋友，因而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但我向谢老学写诗，彼此唱和，却是我一九四〇年随王凌波同志到延安以后，才开始的。

一九四一年九月，林老（伯渠）和谢老联名宴请延安的老年诗人，发起成立“怀安诗社”，由李木庵同志主持。诗社成立后，老人们诗兴盎然，吟诗啦，填词啦，盛极一时。谢老是前清秀才，后来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家。他受过八股文、试贴诗那样死板的公式化的磨炼和束缚，但他一从封建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就以宽阔的胸怀，卓越的器识，豪华的才气和炽热的情感，写诗作文，歌颂光明进步，抨击黑暗腐朽，这是一般人所难及的。

我钦佩他学识渊博，很爱读他写的东西。他的诗文有时象瀑布，有时象清泉，有时大笔浓墨，有时细刻精雕，真可谓笔底生花，斑斓多彩。近年我翻检旧篋，发现尚保存了谢